

续补

古龙作品集

珍藏本

龍

菊花的刺
上



菊花的刺 (上)

菊花的刺(下)

20834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花的刺/古龙著

(续补古龙作品集)

ISBN7—80607—184—9/I·123 ¥32.80

I. 菊…

II. 古…

III. 小说—武侠—当代

IV. I247.58

菊花的刺 (上下册)

© 古龙著

策 划: 罗立群

责任编辑: 罗立群

装帧设计: 吕唯唯 李宁平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 3331403 邮政编码: 519015

地 址: 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 4 层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邮政编码: 516001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22.25 字数 475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定 价: 3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编续补 谈新派 评古龙

罗立群

自从《古龙作品集》问世以来，我们编辑部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有的读者在信中询问《古龙作品集》的编辑、整理情况，有的读者打听整套书的价格，希望能邮购图书，也有的读者来信探讨古龙作品的深刻内涵和艺术特征，更有读者在信中畅谈自己的创作计划，推荐自己创作的武侠小说。这表明，在广大的读者群中，有相当一批“古龙迷”，他们热爱古龙作品，关心古龙作品的编辑出版情况。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读者来信问及《古龙作品集》书后附录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中的《剑毒梅香》、《边城刀声》、《怒剑狂花》、《那一剑的风情》等书的情况，并希望能继续出版这些作品。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续补古龙作品集》。

这套《续补古龙作品集》共8种，分19册，书名如下：《剑毒梅香》、《边城刀声》、《白玉雕龙》、《怒剑狂花》、《那一剑的风情》、《剑气严霜》、《菊花的刺》、《铁剑红颜》。

这8种作品为什么不直接编入《古龙作品集》，而要加上“续补”二字呢？因为这8种书都不是古龙独立完成的。古龙成名以后，冒其名而问世的武侠作品极多，这些伪作有的经过古龙本人同意用其笔名，有的古龙根本就不知道，完全与古龙毫无关

系。大量的伪作充斥市场，严重地损害了古龙的声誉和读者的利益。但这次编辑出版的《续补古龙作品集》，绝不是上面所说的伪作，它们与古龙本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中有的作品是古龙创作了绝大部分，而由别人完成一小部分的；有的作品是古龙完成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别人代写的；也有的作品是古龙只写了其中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是别人创作的；还有的作品是古龙拟好了故事梗概和书名，或只写了一个开头章节，后面的内容全由别人代笔完成的。总之，续补作品既与古龙有密切关系，又不是古龙独立完成之作，而是由别人代笔续补的作品。其实，在已出版的《古龙作品集》中，《名剑风流》、《风铃中的刀声》和《圆月弯刀》也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点，我在“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的注释中及“编后记”中已经提到。

《续补古龙作品集》虽由别人捉刀代笔，续补完成，但仍表现出一定的创作水准。因为续补的作者均为有一定文字功底和一定的创作实践的武侠小说名家。现在简略介绍如下：

上官鼎，系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三兄弟合用的笔名，取“三足鼎立”之意。刘氏三兄弟是《剑毒梅香》的续补者。刘氏兄弟祖籍湖南衡阳，均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在国外留学，获博士学位，有的步入政界，官至台湾政府部长。上官鼎在台湾武侠小说界十分有名，其主要作品有《沉沙谷》、《铁骑令》、《七步干戈》、《侠骨关》、《金刀亭》等。上官鼎续写的《剑毒梅香》结构严谨，情节曲折，人物极具个性色彩，文笔亦相当流畅生动，很值得一读。

于东楼，原名于志宏，天津人，台湾作家和出版家。于东楼早年留学日本，喜爱文学，创作了不少现代枪战小说。七十年代中期在台北创办汉麟出版社，成为众多武侠小说家的密友，经常为朋友代笔续写武侠小说，古龙作品《风铃中的刀声》《铁剑红颜》等由他续补完成。八十年代后期，于东楼离开出版界，开始

独立创作武侠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烟雨千重剑》、《铁剑流星》、《魔手飞环》、《短刀行》、《侠者》等。于东楼的武侠小说结构严密，情节奇诡，节奏明快，语言幽默风趣，人物性格鲜明，深受学者和专家的好评。

墨余生，本名吴钟绮，海南人，生于1921年，卒于1985年，台湾武侠小说家。他创作了几十部武侠小说，其中《琼海腾蛟》、《海天情侣》、《明驼千里》三部曲最为有名，在大陆也曾一版再版。墨余生的作品蕴藉深沉，情节奇幻，场面极有气势，而文笔又颇有古风，人物刻画也有一定功力。古龙作品《剑气书香》、《剑气严霜》由他续写完成。

丁情，本名蒋庆隆，曾在台湾电影界工作，后投入武侠小说创作，被视为古龙最得意的弟子，《那一剑的风情》、《怒剑狂花》、《边城刀声》等作品均由他创作完成的。从现有资料来看，丁情身世孤苦飘零，性格孤独复杂，又爱惹事生非，人生之途坎坷。古龙却十分喜欢他，并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去影响他，鼓励他放手创作。丁情没有辜负古龙的厚望，于是武侠小说家的行列中，又多了一位新秀。丁情的创作深得古龙的精髓，从语言到情节到人物，几乎是原汁原味，令读者真假难辨。但这种刻意模仿却不符合文学创作的真谛，写出的作品虽然很有古龙小说的神韵，却失去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此外，司马紫烟、乔奇、申碎梅等武侠小说作家也曾续补过古龙小说《圆月弯刀》、《名剑风流》、《白玉雕龙》、《菊花的刺》等，文笔均不乏可观之处，不失为精品。

在今天，古龙是拥有读者数量最多的小说家之一，然而，古龙也是极有争议的小说家。

古龙创作小说的原则是：求新求变，打破常规。对武侠小说的文体、情节、语言甚至意境，古龙都作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

力图突破已有的小说格局，创造出新的天地。

古龙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武侠小说，形成了“古大侠”特有的风格，为武侠小说的创作开辟了崭新的空间。

对古龙的创作实践，人们的评价有褒有贬。褒之者认为，古龙小说创造了一个文化奇迹，古龙在武侠文化史上是一个开创时代的作家。贬之者则认为，古龙小说行文随意，文风轻佻，缺少文化，破坏了汉语言规则，是一种创作上的“走火入魔”。不管是褒还是贬，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古龙创作的武侠小说不同于前人之作，为后人提供了新的东西。能为一种历史悠久、大众化、通俗化的文体提供新的范本，注入新的活力，而且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这无异于创造了一个神话！

台湾著名评论家胡正群先生这样评价古龙武侠小说创作的业绩：“古龙之前无新派。”关于武侠小说的新、旧之分以及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发展、分期等问题，本人在专著《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侠文化》以及其他文章中均有论述。笔者认为，金庸、梁羽生创作的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应为地道的新派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西学中用，已创立一种新派武侠小说的模式，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高峰。但是，古龙之“新”毕竟不同于金、梁之“新”，他另辟蹊径，自出机杼，创造了另一种新派武侠小说的模式，树立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另一座高峰。可以这样说，金、梁的“新”是对旧派武侠小说的巨大改良，是在继承中力求创新，有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之妙；而古龙之“新”则是对旧派武侠小说的彻底变革，是另起炉灶，重造“江湖”，具有脱胎换骨之功。

内 容 简 介

燕家二公子，武艺超群，人品出众，是江湖上有口皆碑的武林世家。旦夕之间，祸从天降，燕大少身首异处，燕二少遭诬陷身入囹圄。“快手”王小呆和“丐帮名誉总监察”李员外，两位江湖俊杰都与燕家二公子有生死之交。眼见这一豪门旺族遭此浩劫，他们哪肯坐视，二人舍生忘死，身入龙潭虎穴，明察暗访，决心查出陷害燕家的凶手。案情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二人想象之外。在他们一筹莫展，且自身难保的危急关头，有一神秘的儒衫人暗中相助，终使他们察觉了一起震撼武林的大阴谋。



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

审读 宁宗一 黄 克 成 平
伊 紫 卜 健 刘国辉

策划 罗立群
主编

封面设计 唯 唯 李宁平

中华武侠文学学会推荐作品
(共分十九册)

第一章 川 陕 道

李员外。

这不是个员外，只是个男人的名字。

妙的是这个人长的还真像是个员外，胖胖圆圆的——如果从后面看的话。因为好像做员外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这种身材，无论高的矮的。

如果你非要从前面瞧瞧这个人的模样，那可就大失所望了。

脸还是圆圆的，弯弯的眉毛、会笑的眼睛、小巧精致的鼻子、一双大耳朵、再配上一张终年笑得合不拢的嘴，不像员外，倒和弥勒佛差不了多少。

这人十八、九岁的年纪，身上一袭看来质料不差的旧衣，怪不合身。因为他只五尺多高，那件衣服穿在身上就略显长了许多，所以衣袖、裤脚全都挽起，露出里面泛了黑的白衫里。脚上一双福字图案的厚底棉布鞋：可真服了他，这种装扮任何人一见都会忍俊不已，也全知道他不但不是个员

外，恐怕连这身行头也不知从哪里借来的，要不就是在估衣铺里花个小钱随便凑和穿了。

听他自己说，他老子给他取这个名字，就巴望着有一天他能真的做个员外。无他，连自己算上李家四代就没有一个人身上有过那么几两银子揣在怀里能维持个三五天的。许是穷怕了吧！所以他老子打他还在他娘肚里呢，这名字就已好了。要是女的就叫李多银，你多银这种财迷法，还真少见。

可惜的是直到目前不看年纪、衣着，李员外除了长相像员外外，恐怕员外家的小厮也没他那般寒酸。

△△△

△△△

王呆，同样十八、九岁的年纪。

名字呆，人却长的一点也看不出哪点呆，反而予人一眼就知道这人是精得出油的厉害角色。

他的五官很难形容，瘦削的脸庞，眼睛不大却有神，和鼻子、嘴巴一配上，整个组合就是那么调皮及古灵精怪。

乡下人没知识，他爹也不知是让谁给他取的这名字，也说不定取这名字的人，希望他能大智若愚吧！

名字这玩意和人往往是背道而驰极不相称。就如同有人叫王英俊，却长的看不出哪点俊来；有的叫郭长寿，却偏偏弱不及冠就夭了寿。你能说这不是老天爷闲着没事，尽拿人来寻开心吗？

习惯了别人叫他王呆，也就没啥在意的了，私心里王呆他还真希望人家最好认为他呆呢！因为扮猪吃老虎的可都是聪明的呆子。

△△△

△△△

王呆与李员外是从小穿开裆裤的玩伴，二个人的交情有段时间更加如蜜调油，浓得分不开。

二个人的一切更是对立的。与其说对立倒不如说绝配——长三配板凳；因为这两个人每在一块就别死了对方。

李员外矮胖、邋遢、身无分文、笑口常开。

王呆是瘦伢、有洁癖、腰缠万贯、语多诙谐。

也不知他二人相处时怎么去面对对方？奇怪的是他们不在一起时又全惦记着另一个人。

△△△

△△△

李员外，十岁那年就被丐帮帮主“丐王”收录门下，也是唯一弟子。

然而“丐王”却始终没要他正式入帮，但他却是丐帮内唯一的“总监察”。

从十七岁开始“丐王”已没有东西可以传授给他，该学的他也全学会了。二年来他就这么一个人在江南到处飘荡，随遇而安，也逍遥自在的很。

除了衣裳没钉上补丁，腰上没打上绳结，李员外还真像丐帮弟子。叫化鸡、炖狗肉更是出了名，甚至连皇帝御派的巡抚大人有回到了扬州，听说李员外在瘦西湖五亭桥畔大摆狗肉宴请客，居然乔装赶去大快朵颐。

现在他正坐在一块临溪的巨大石块上，望着滚滚流水掀起阵阵细碎浪花，已好几个时辰了。

脸上的笑容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三分落寞、七分焦虑，这付要死不活的德性，让所有认识他的人看见，恐怕都

要张大了嘴吓一跳，准以为他吃坏了肚子，在那练功治病哩。

因为他曾说过若人活在世上而不能吃东西，可是一件最痛苦的事。要不是吃坏了肚子，就真猜不出还有什么能令他脸上显出这种痛苦的表情。

△△△

△△△

川陕道上。

王呆一身锦衣湿透，跨马急奔。

从洛阳溯江到风陵渡，再从风陵渡换马到宝鸡，这一路来他已换了二十几匹纯种蒙古马，日夜不停的蹿赶。

不知道的人以为这小子发了疯的赶路，除了奔丧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理由；知道的人会说这小子一向冷静，世上已没有什么事能令他如此狂奔，除非得了急性失心疯。

整整七日夜，连眼都没有合一下，原本瘦削的脸庞，此刻已更形憔悴，憔悴得有些怕人骇人。

这些对王呆来说全可忍受。在跟随“鬼判”聂大海练武时曾经为了学那“龟息大法”足足有七七四十九天不食不动的把自己埋在沙里，最后也还不是熬了过来。

一静一动间，还是动的比较能令人承受。虽然整个身架子已快散了，他脑子里所想的只是怎么能早一天赶到褒城——那座全国最小的城。

俗称县太爷打屁股，全县皆惊，指的就是这里，更是大美人褒姒出生的地方。嗯，瞧王呆那份惶恐急躁法，全有些像去抢亲似的——如果褒姒复活的话。

△△△

△△△

平阳县距离褒城仅半天的路程。

县府大牢里，一只松枝火把“劈叭”烧得直响，好长好长的一个身影拖曳在青方麻石墙上，霉腐的空气令人作呕，诡异的气氛，却更让人不寒而栗。

铁牢里墙角，一长发披散、身穿号衣的囚犯正倚墙靠着。

沉重的脚镣，拖着个大铁球，脖子上套着枷锁，双手并铐着。隐约间这人的轮廓可看的清楚，浓眉入鬓，挺直的鼻梁，方正的嘴紧抿着；黑白分明的眸子竟十分平和的凝视着某一定点。

好看的一个年轻人，约摸二十四、五岁的年纪，深刻的五官，给人一种乐于亲近的感觉。虽然坐着，也可看出这人如果站起来，除了瘦削点外也不失英伟。

整间大牢里，就他一人，连狱卒也不见一个，剩下的就是那两只小老鼠，贼兮兮的转着四只老鼠眼，正轻悄无声的一梭溜到铁门旁那一盘未动过的白饭咸瓜上，低头啃食着。

燕翎，二十五岁，济南府人。

身长：七尺二寸。

特征：俊伟，喜穿白衣，右手手腕处一颗米粒大小之朱砂痣。

出身：不详。会武，善使各式兵器。

案由：为夺祖产，先毒杀四岁侄儿燕行，后逼奸寡嫂赵氏未果，再欲持刀行凶之际为邻人李为善、何照亮、董氏、马海成四人合力拿捕送官。经本县查证属实，三堂会审均自承罪行不讳。

刑类：处斩。

执行地：平阳县。

监斩官：宋时亭。

这是一份开平府发交平阳县的副本，它正贴于县府衙门外的看板上，纸张已斑剥残破。远处谁家随风传来一阵歌声？

“中秋的月儿明哟，
皎洁的挂天空呐，
淡淡的哀怨起呀，
只为那无人伴哩，
.....

空闺犹自独守哇，
怕见佳节月分明。”

△△△

△△△

六月十七日，阴。

李员外从天刚亮到子时，一动也不动的坐在这“钓鱼台”上苦等着，他那圆脸和天上的明月可有着那么三分像，只是脸儿是苦，月儿是丧。

蓦然——

一阵蹄音远远传来，那么急促，如擂人心。

笑了，李员外嘀咕道：“小呆，你这王八羔子可赶来了，最好是你。否则不管是谁，我都要把你丢到这我看了一天的河里，那条小花鲤刚刚还冒出头来瞧着我呢！”

抛蹬下马，马疲，人更狼狽。

双目深陷，却仍炯然凝视，王呆瞪视着李员外久久不发

一言。

生死至交有时就和相处一辈子般的老夫老妻，无需言语，就可了解彼此间的心意。

从他的眼神、从他脸上的表情，李员外已读出了他所要问的、想要说的，轻轻点了点头，笑容又已消失。

看惯了李员外那天官赐福的笑容，王呆还真没想到他不笑时，居然会那么难看。自己反而笑了，因为能看到李员外不笑，对王呆来说简直有着一份快感——就像呃，打麻将，海底捞月单吊自摸到最后一张白皮那般光滑感。

“砰”、“哟”。

前一声是李员外一拳打在了王呆肚子上的声音，后一声是王呆嘴里吐出的痛苦声。

捂着肚子，看着对方，王呆不敢笑了，因为他知道再要笑的话，下一拳一定会落在自己的鼻子上。鼻子歪了，整张脸一定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就算要装呆，也犯不上拿自己的鼻子过不去，人可是只有一个鼻子的。

△△△ △△△

许佳蓉，女，二十五岁，昔年“情魔”白倩之女。

天使般的面孔，魔鬼般的身材这是形容她最好的一句话。

她现在穿着一身白衣，正立于这光秃却视野了阔的小土堆上，脚下这一条川陕官道——像条懒龙般躺在那儿。

不知她来了多久，也不知她还要站在这儿多久。

像尊雕像，一尊白玉观音雕像。要不是山风吹袭着她的衣袂哗哗直响及飘起的丝丝长发，谁也不会想到那个活人站